

又逢小满待丰盈

□ 许伟锋

晨起推窗，风是软软的了，不像前些日子那般夹着泾河岸边的沙砾，刮得人脸生疼。院角那株老槐，叶子已满满地撑开一树绿荫，碎金子似的光斑在树荫下明明灭灭地晃。我心里一动，是了，小满将至。

小满，小满。这名字念在嘴里，便有一种恰到好处 的丰盈，又留着意犹未尽的盼头。像极了泾水对岸黄土塬上那些麦子，穗子沉甸甸地低下了头，麦芒在风里闪着细碎的光，可你凑近了看，麦粒还是青的，指一拍，迸出些乳白的、带着清甜气的浆汁。离真正的金黄饱满，还欠着一把日头的火候。塬上的农人说，这叫“麦秋至”，是自家的秋天，是忙，是盼，是心里那点将满未满的痒。

祖母是顶讲究节气的人。她总说，人活着，就得跟着天地的步子走，一步也错不得。每到小满，她必要去塬畔的沟沟岔岔转上一圈。不全是在看庄稼，更是寻一种野菜。祖母提一只小小的竹篮，篮里躺着一柄月牙似的镰刀，刀刃被岁月和黄土塬上的风沙磨得薄亮。我跟在她身后，看她弯下不大灵便的腰，在青草蔓蔓里细细地辨认。那些草在我眼里都差不多，绿茸茸的一片。可她的手像认得似的，

径直拨开那些杂草。有时，她掐下几株叶缘带齿、茎子泛紫的。“喏，这个是苦苦菜，清心的。”指尖一掐断，乳白的浆汁便渗出来，带着塬上土地特有的、清苦的倔强。有时，她又会撩开浮叶，寻见那几乎贴地生长的、叶片碎羽似的另一小簇，眼里漾开一抹笑意：“看，麦辣辣。这东西性子冲，可提神醒脑哩。”辛烈的气味，瞬间撞进鼻腔，那是这厚实的黄土才能孕育出的生机。

苦苦菜与麦辣辣，一个沉静，一个辛烈，都躺在她的竹篮底，根上还沾着塬畔新鲜的泥土。她告诉我，它们的名字里，藏着先人最朴素的智慧。一个是用滋味直白地命名，另一个，则带着对五谷丰登的朴素联想，麦子地边的，辣辣的好味道。祖母不说“野菜”，她说“大地的恩典”。在青黄不接的年月，这些顽强的生命，曾托起黄土塬上许多个摇摇晃晃的春天。

苦苦菜，名字就带着一股倔强的、不讨好的气息。我掐一片嫩叶放进嘴里，清苦的汁液瞬间在舌尖漫开，激得我“嘶”了一声，眉头都皱了起来。祖母便笑了，眼角的纹路像风吹过泾河的水面。“傻孩子，哪有你这么吃的。”她将苦苦菜在指尖捻了捻，“这东西，得用开水焯过，去除苦气，再用咱塬下

的深井水，拔得凉浸浸的，拌上盐，点两滴香油。那股子苦，就变成了后味里的甘，能清心火哩。”

心火。我那时不懂。只觉得这苦味，大约是和 小满时节的天气有关。天渐渐热了，午后走在太阳底下，背心会沁出一层薄薄的汗，黏黏的，让人无端地有些烦躁。可一早一晚，风从泾河河道里拐个弯吹上塬来，带着凉丝丝的水汽和远处黄土的干爽气，拂在脸上，又让你觉得爽利。这天气，便也像那塬上的麦子，像这塬下的河水，热未至极，凉未到底，一切都悬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上。人心里，也容易生出些无名无由的“火”来。这野菜的苦，这塬上的风，便是来压这火的。

后来离家，来到城市。每到春夏之交，心里总会没来由地浮起一丝烦躁。有一年小满，在菜市场一角，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婆婆，面前摊着一块蓝布，上面码着一小把一小把的苦苦菜，旁边还有几束扎得仔细的麦辣辣，那独特的辛香气，穿过潮湿的空气，蛮横地撞进我的记忆。我像见了离散多年的故人，几乎是抢也似的各买了一些回去。

我学着祖母的样子，将它们细细分拣。苦苦菜焯水，去其清苦，显其回

甘；麦辣辣直接洗净，留住那股子冲鼻的鲜辣。滚水腾起的热雾里，我仿佛又看见祖母佝偻着腰，在黄土塬的沟畔上辨认野菜的身影，远处是蜿蜒如带的泾水，和层层叠叠、沉默无言的高塬坡。

沥干水，将苦苦菜放在白瓷盘里，撒上盐，滴上几滴芝麻油。夹一筷子送入口中，那熟悉的、清冽的苦味，占据了所有味觉。但只一瞬，那苦便化了，化作一股难以言喻的、草木般的甘凉，顺着喉咙滑下去。再尝一口麦辣辣，那股熟悉的、带着土地劲道的辛辣，猛地冲开所有麻木的感官，将胸中莫名的郁结与燥气，涤荡得干干净净。忽然懂了。

人生哪有全然圆满的时候呢？我们总在“将满未满”之间跋涉。事业将成未成，理想将达未达，那份微微的焦灼，便是心里自生的、毛茸茸的“心火”。这口苦苦菜，这抹辛辣，便是黄土赐予我们的一剂清凉散。它们先给你真实的苦与辣，再让你在滋味的尽处，咂摸出生命的本真来。

齿间残余着复杂的清芬。而我的心里，此刻一片安宁，仿佛装下了一整幅画卷，泾水汤汤，黄土苍苍，以及一个充满希望的夏天。

沙枣花的记忆

□ 赵武明

花草是有记忆的，会记得季节变化和人世间的冷暖。

天气渐暖，故乡的树木开始葳蕤。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植沙枣树，尤其是通往乡间的小道两旁，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沙枣树，花香扑鼻，蜜蜂萦绕。

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，尤其是河西走廊，雨水少，但沙枣树耐干旱，有很强的生命力。

沙枣花开时，大多是在端午前夕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人摘几束沙枣花或泡在水中，养在室内，馨香满屋；或挂在门口，香飘四邻。沙枣花没有开败，日子总是在甜蜜中度过。儿时，一起的小伙伴们总是相约而行，结伙而玩。当沙枣树抽芽时，淡淡的绿变成浅绿，而后变成银绿，嫩枝也会变成硬枝，向上延伸，直至开出黄色的花，诠释着生命的坚韧。

乡村的夜晚，萤火虫成群结队，忽闪忽闪，在暗淡的夜色中恍若一粒粒小珍珠，将平凡的夜点缀得多姿多彩。小伙伴们在月光下撵着萤火虫四处跑。乘凉的男人们，或端着搪瓷茶缸，泡着浓浓的茯茶；或摇着蒲扇，编东扯西，不时传来笑声。女人们抱着孩子，唱着摇篮曲，或几人坐在一起，纳鞋做袄，各忙各的活，间或窃窃私语，说着闲话。暗夜，沙枣花香透过暮色沁人心脾，大家都会耸着鼻子多嗅几口。

那时的日子过得不紧不慢，日子苦一点，心里也不着急。尽管岁月模糊了

很多细节，回忆总是给日子增添着温暖的光华。童年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，长大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。儿时的伙伴，或入伍，或考学，或外出打工……只有沙枣树依旧年年泛青、开花，结果，到了秋季仍是金灿灿的耀人眼。

这些年，偶尔回去，沙枣树粗了一圈又一圈，枝叶依旧繁茂。乡村里的土路不见了，土屋不见了，一座座砖瓦房、楼房拔地而起，水泥道路平整干净。我们永远奔波在路上，蓦然回首，与故乡却是一别经年。

不管时间如何改变容颜，故乡都不会走失在记忆里，故乡的人、故乡的事历历在目。在老家，我总是喜欢寻找一些旧物，寻找我的童年，寻找流逝的岁月。那时的小山村绿树环绕，流水潺潺，那些曾经早出晚归一起上学、放羊割草的小伙伴们，为我的人生涂上了温暖的底色。忘不了摘沙枣时，大家搭起人梯，一个俯在另一个的肩膀上，最后一个胆子相对大的，会踩着“人梯”爬上去，冒着胳膊被树刺扎破的危险，将一枝一枝的沙枣摇下来。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抢大的，最终大家将拾在帽子里或者兜里的沙枣都上缴归拢，然后“论功行赏”。大家捧着沙枣，一边吃着，一边乐着……

故乡是割不断的情缘，无论天涯海角，都是魂牵梦绕、真情怀念的地方。故乡的小道上，沙枣树依旧开着零星的花，总有一天会有金灿灿的沙枣缀满枝头。

苜蓿故事

□ 丁 静

在会宁乡下，苜蓿随处可见。田间路旁，河沟山坡，院落门前，到处都有苜蓿的芳踪。

每当春风驱走寒意，山川草木醒了，苜蓿也醒了，争先恐后地探出小脑瓜，一簇簇、一片片，绿油油地亮出黄土地 的底色。

记忆中，暖阳如水，我们喜欢跟上大人，提个小篮子，呼朋引伴，浩浩荡荡地向山坡进发。大地氤氲着草木吐纳新的气息，苜蓿憋足了劲儿长。

刚出来的苜蓿还贴着地面，孩子们总是心急，刨开苜蓿周围的土，拣大的“噌噌”地掐，这儿掐几把，那儿掐几把，静不下心来。母亲则跪在地里小心翼翼地或割或剜，神情专注，时光在微风中溯游。

母亲讲起她童年时的故事，春天，青黄不接，一盆焯过水的苜蓿菜，撒些盐，滴几点油，就成了人间美味。

用刀剜过的苜蓿芽儿，过几天，长一点，又剜，又长，又剜……

母亲站起来，展了展腰，望着一山洼碧玉似的苜蓿说：“你看这苜蓿芽，一年割两三次，年年割，年年长，它耐寒、耐旱、耐疼痛，命大得很。”母亲微笑着，继续剜，哼唱着秦腔，憨愣愣的苜蓿芽沐浴着金色的阳光，仿佛向蓝天道谢，向大地道谢。

家乡养蜂的人多，苜蓿开花时，也是蜜蜂采集花粉最忙的时节，那朵朵紫色的小花，一朵挨一朵，厚墩墩，毛

茸茸，一眼望去，就像绿毯上盖了一床床紫色的锦缎，山风吹来，整个山坡起伏着紫色的波浪，花香草香汹涌而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苜蓿花开过后，还有一项“大工程”，就是割苜蓿。太阳火辣辣地烤着，齐胸的苜蓿密不透风，蒸腾出雾一样的水汽。山坡上，人们戴着草帽，挥舞着镰刀，“嚓嚓”地割着。我最怕地里密密麻麻的各种虫子，让人浑身不自在，还有尘土落在皮肤上，被汗水一蜇，又疼又痒。但还得忍受着，趁着红红的太阳，苜蓿才容易晒干。有时我嚷着不想割了，母亲就训一句：“劳动也像上课一样，要操心里。苜蓿养得猪肥牛壮 的，多好！”只见母亲低着头，弓着腰，一镰刀一镰刀“嚓——嚓——”地割着，帽檐下，花白的头发浸在汗水里。

如今，每年苜蓿长芽的时节，我会回到老家，和母亲、孩子，提着篮子采摘苜蓿，孩子兴奋得像小兔子似的。一路鸟儿啁啾，微风不燥，阳光正好，花香草香弥漫，激荡着我的五脏六腑。放眼望去，苜蓿在暖烘烘的阳光下，像沉浸在甜蜜的梦中。母亲娓娓讲起苜蓿的往事，往事的缝隙里，钻满了阳光。

当中医的父亲常说，老祖先很早就认识到，苜蓿不仅能提供营养，而且还能疗疾祛病，我不禁对柔弱的、匍匐在地的苜蓿刮目相看。

阳光正好，就任苜蓿热热闹闹地生，自由自在地长吧。

面中温情

□ 冯作文

正午时分，公司餐厅四楼暖意融融，窗口飘出的牛骨汤香，丝丝缕缕缠上鼻尖。

“咱兰州人，隔三岔五就想这口儿！”陆师傅端着刚出锅的牛肉面，热气糊了眼镜片，眼里的笑意却藏不住。“这面，筋道弹牙；这汤，鲜香醇厚！跟外面老字号的味儿一样！”说话间，一筷子面入口，满足的喟叹声，勾得旁边的年轻员工频频侧目。

兰州人对牛肉面的执念，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。这碗面里，藏着两百年的岁月沉淀，更藏着代代相传的匠心。如今，这碗面已刻进兰州的城市基因。一碗热乎乎的牛肉面，不只是味蕾的慰藉，更是驱散疲惫的“能量补给站”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心安。

为了让员工吃到地道味儿，公司派拉面师傅到金城老字号面馆学手艺，同时严选食材，牛骨汤用新鲜牛骨加多种香料熬制，油泼辣子遵循传统工艺炒制，只为还原最纯正的金城风味。

官鹅的夏

□ 赏申龙

(一)

不是雨
是山寄给人间的诗行

水流踏着青苔吻过岩壁
耳语揉进溪响

峡谷把天挤成一条细蓝
千缕银线 从山的发梢垂落

风钻过水帘 裹着草木香
山涧的凉 浸透满肩的沧桑

(二)

坐在湖边的青石上
接住官鹅漏下的半弯月亮

虫鸣一声一声磕在岩壁上
揉成一湖碎银轻晃

松香裹着野花的甜
漫上来，影子软成一团温柔

风从谷底爬上来
撞进怀里，凉成一声轻叹

满肩的风尘悄悄卸去
呼吸，慢慢浸成官鹅的清冽

立 夏

□ 裴金超

春藏在蒲公英的绒球里
风一吹，就散了
槐枝把阳光揉碎
洒落一地金沙

太阳渐渐滚烫
为麦穗镀上金光
青梅踮起脚尖张望
在枝头酿着酸甜的梦

荷塘撑开碧绿的伞
蜻蜓立在尖尖角上
池塘吞下落日
晚霞染红半面天空

青蛙从水草深处跃起
月亮在涟漪中晃呀晃
我拾起一粒蛙鸣
轻轻别在夏的衣襟上



绿浪与云影[油画] 陈 洁

本版联系电话：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：
gbbaih@126.com

第 3372 期

夏日旋律

□ 石 颢

风一过，嫩黄色的涟漪一圈一圈荡开，那香味，让人挪不动腿。

玉米苗也从土里钻出来了，像等着检阅的士兵，排得整整齐齐，又水嫩嫩、活鲜鲜的，招人喜爱。露珠在叶尖上颤颤悠悠的，晨阳一暖，像刚睁开的眼睛。每一棵玉米苗都憋着劲儿蹿个儿。高粱苗更嫩，一片一片铺在地上，像绿绒毯，叶子长长的，看着就结实。

苹果园里的苹果树也换了模样。散香的花朵，早没了影儿，替代的是一颗颗青茸茸的小青果，藏在枝叶间，探头探脑的。阳光从叶子缝里筛下来，斑斑驳驳，给果园罩了一层梦幻的薄纱。草药园里，艾草的味道依旧那么冲，叶子上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微光。薄荷舒展开叶子，空气里就多了缕凉意。金银花的枝头上，米粒大的花蕾往出冒着。丹参开着紫红色的小花，星星点点地缀着。这些草药的味道混在一起，浓一阵淡一阵的，倒也有了初夏的诗意。

黄豆地里，戴着草帽的农人们正弯着腰锄草。我爷爷当年常念叨：“立

夏三天遍地锄，一天不锄草，三天锄不了。”他们脸上堆着笑，眼里全是对丰收的盼头。他们心里明白：这时候流的每一滴汗，都是秋天的一口香甜。麦田、苹果园、草药园，一片片，一座座，那是夏天的资本，更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。

傍晚一来，又是另一番滋味。天上密匝匝的星星，亮得跟宝石似的，一闪一闪，像在讲些老掉牙的故事。月光静静地淌在地上，草木有了影影绰绰的神秘色彩。池塘里，荷叶安安静静地浮着，偶尔一只青蛙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水里，打碎了宁静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去。

有人说，夏天没有春天的温柔，没有秋天的丰满，也没有冬天的安静。可我觉得，夏天热烈、奔放，用它的方式，把生命的绚烂伸开了给你看。

我站在这夏天里，听风从庄稼、果树、草药叶子上跑过来。